



张洁《天堂加油站》:

# 期待“她们”好好长大

□刘秀娟

《天堂加油站》是张洁的小说自选集。既是自选集,所选篇目往往带着作家自己的珍爱,也就容易显现出作家的风格。所以从这短短的8篇小说谈张洁的创作,虽然时时担心以偏概全,但应该也不是妄下结论,算得上是张洁创作图景的一个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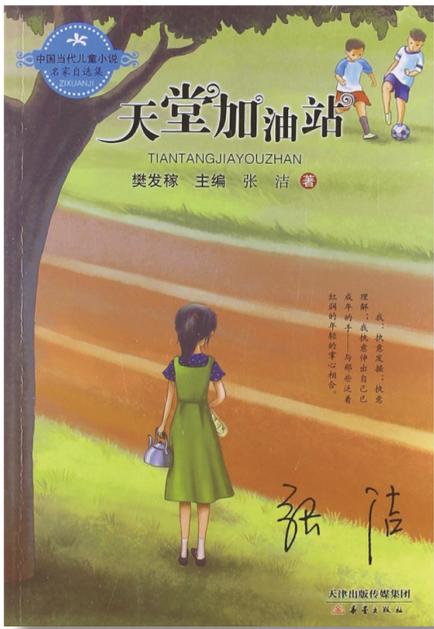
我特别看重这本自选集里的《神秘园之歌》和《云彩上的女孩》,它们让人震动——发育以及死亡。这是我们的儿童文学曾经做了一些宝贵的探索而眼下有些寂静的两个领域,这两个小说正是这些探索的一部分。对于少年的隐秘世界,张洁悄悄地掀起帷幕的一角,郑重地走进去,怀着理解而温暖的心倾听,并且努力让自己感同身受。

《神秘园之歌》的真正主角与其说是少女水草,毋宁说是一种“情绪”。这个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从头到尾是郁结在少女心中的一团乱麻。少女水草的神思恍惚缘起一点小“事故”:和童年好友小青同时,水草被小青的脚步撞了,撞到的部位比较特别,恰是水草正在发育的胸部。水草顿觉恶心,想马上洗澡,恨不能割去被“抚摸”过的皮肉。小青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熟睡中的不经意?水草无从判断。不问呢,憋在心里难受;问呢,又怕伤了友谊。她对于发生在自己和小青身上的变化很困惑,小青也同样困惑,只是水草选择了用沉默和回避来掩饰,而小青选择了疯闹来发泄。最终,水草仍没有答案。这答案也已经不重要,两个少女只能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这种自我成长的努力也流露在《云彩上的女孩》之中。陌生人如一件衣服般飘落大楼,深深地刺激了“我”,并再次勾起我对三位好友先后离去的悲伤,甚至是自责——应该死去的是“我”。“我”一直想找人聊聊这些人的离开,但最终,找不到任何想说的话。

这些少女,带着未解之谜继续向前走,寻找开阔的天地,而没有陷入人生的泥潭。这或许是大多数人成长的状态。通常,我们的人生中没有所谓恰逢其时的导师和领路人,而是靠着生命的本能踏着泥泞前行,仿佛大树,本能地向着阳光生长。张洁自己应该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和努力,所以她编织传奇,给少女以梦幻般的期待,而是以诚挚的态度,去理解和表达,传递出成长本身的力量。所以她说自己是“执意发掘,执意理解;执意伸出手自己已成年的手——与那些泛着红润的年轻的掌心相合”。是“发掘”、“理解”与“相合”,而不是“引领”,细想之下,这其中所包含的张洁对于自我与写作的认知,倒是特别符合张洁的气质,安静而谦逊。可以说,比较早的,张洁就显现出了她的敏感性和艺术把握能力,写出了伴随生理变化而来的内心困惑以及死亡带来的恐惧。没有过分的渲染以及思辨,没有拉成冲突激烈的长篇,安静地,以张洁的方式,写出了灵魂的震颤。并且,张洁没有因为题材的“冲击力”而降格艺术的追求,反而特别用心,甚至小心。这两个小说几乎没有故事,但是它又让人觉得恰恰富有短篇小说的肌理。

如果说《神秘园之歌》和《云彩上的女孩》是重感觉与情绪的,那么《天堂加油站》和《一块橡皮》则重在反思。一点一点的,张洁从一个美好的故事开始,写



到美好所滋生出来的嫉妒、误解与伤害,展示出潜藏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性缺陷。

看似都是小事,王曼妮身患重病,善良而热心的同学们帮她补习功课,照顾她的日常生活,整个班级焕发出团结、友爱、快乐的精神气象。然而,变化在悄然发生。开始有同学不耐烦,有同学质疑王曼妮漂亮的衣着,有同学嫉妒她的好成绩,而毕业前的保送生名额彻底瓦解了“天堂”……而麦乐乐所经历的,更加微不足道。小男孩滔滔因为一块说不清是借还是偷的橡皮,被老师定性为小偷,不得不转学,在新学校依旧抹不掉往日的烙印,再也不是跟在麦乐乐屁股后面的快乐小兵,而是和父母一起,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人生。一件小事,与麦乐乐关系并不大,事过之后所有的人依然如故,但是麦乐乐却尖叫着打断父母的说笑,她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而人们却安然如故。这让我想起王玉清的短篇小说《地下室的猫》,只是麦乐乐还没有习惯那凄惨的猫叫,但她的父母、老师以及所有的大人,和另一个女孩的母亲一样,也在教她如何漠视猫的叫。我们冷硬的垢痂是如何打磨出来的?不再流血,不再疼痛,当然也就不再敏感。这场锻造其实从童年就开始了。

张洁却保持了她的敏感,这敏感让她心痛,让她反思。张洁一直被认为是“洁美”的,这也是她自己渴望

的人世图景,但是几篇小说读下来,我反倒觉得她一直是机敏的,对于人性的缺陷与人心的困惑一直在追问、思索。只是,在发现这些之后,她依旧坚持她洁美的理想,给自己和读者以信心。“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心里绘着一幅‘自我’的肖像,画画停停,有意识无意识、不间断地画下去,努力地希望有一天非常圆满地画好它。这一定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高、最倾注心血的作品。”(在经历了“天堂加油站”的美好与悲伤之后,女孩这样写到。我想这也是张洁为什么一直为少女写作的原因之一:希望她们好好长大。

少女世界是张洁最为熟悉和钟爱的,也是特别适合她的。张洁从少女时代开始写作,奇异的是,写作仿佛是一台时光机,把她留在了少女时代,让她本人和作品都散发出一种安静的少女的气息,哪怕在喧闹的人群里,也是静静地微笑,少女般地微笑。

静气,这也许是张洁让很多同行赞许的另一个原因。这种安静给了她一种定力。大致一算,张洁写作也有20年的时间了。这20年,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思潮以及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变化何其之多、之快,我们几乎每个人几乎都要脚步匆匆,还未必赶上。张洁似乎特别有定力,很少有什么追赶的动作,一直安静地写着,以她自己的节奏,把书一本一本捧给读者,甚至带着一点忐忑和自我质疑。她是小心翼翼的,她不是把笔下的人物当做提线玩偶,由着自己的兴致,让他们穿不合适的衣服,说不合适的话,谈一场汪洋恣肆的恋爱,或者大智若愚终成公主,或者机灵俏皮无所不能。我对儿童小说一个极大的不满,便是夸张的无度,已经到了张牙舞爪的程度。夸张的叙述以及人物夸张的言行,冲淡了对于内心的关注。心理活动不是通过对话、细节来表现,而是通过作者的讲述完成。很多所谓的成长小说和《流星花园》等延续至今且愈演愈烈、愈加虚空的青春偶像剧是一个来路,这些小说自有它的优势所在,也没必要一概否定,但是如果泛滥成了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腔调,就不能不加以警惕。作者写起来很过瘾,读者读起来也很流畅。但是一场传奇般的叙事浩浩荡荡过去,什么都留不下。

张洁执著于表现心灵的悸动,这使得她的写作成为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对话,而不是营造一个“说书场”。这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缺点。它使小说更加深刻,更打动人心,更能引起共鸣,把我们引入主人公的心绪中去,感同身受。但是它的节奏感有时被打乱了,故事会显得不够完整凝练。这也是我没有中意于《站台》和《叫我一声乖女》的原因之一,故事不够完整明晰,甚至有些碎片化的感觉,仿佛是没有连串起来的珠子,蹦蹦跳跳,读起来难以聚焦。张洁似乎不是特别热衷于故事,而更在乎人物的情感或者说心灵的展现,她又想尽量地避免以叙事者的讲述来代替人物自己的表演,有时就会让人感觉不连贯,不够绵密,过于松散或者跳跃。要把握好叙事的节奏对小说作家来说极为重要,也是个极大的难题,仿佛是走平衡木,优美和难度之间做到“和谐”。好在张洁会一直努力,她会把一个答案安静地放到读者面前,带着略微不安的神色期待回应。

## 短评

# 生活,历史与人情

——读任溶溶散文集《浮生五记》 □赵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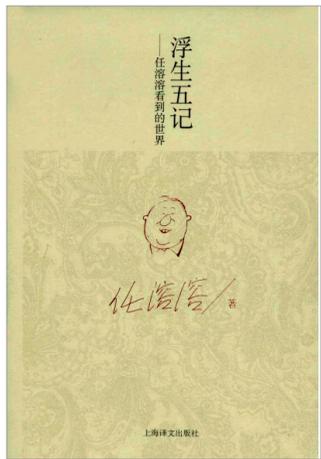
任溶溶先生的笔记体散文集新作《浮生五记》,我读得爱不释手。读完后细想,先生所记其实无非琐事的往忆,其中又大多寻常巷陌生活的题材,语言更是一贯的明白素朴,但在我读来,总有一种回味无穷的醇厚和甘美。

这里面当然有历史和经验的厚度。任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亲历了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历次激变,半个多世纪来又身处沪上文化事业的中心地带之一,他的许多琐忆,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口述史。《浮生五记》中忆及的作者与郭绍虞、刘大杰、林汉达、伍蠡甫、徐沫、草婴、陈伯吹等许多前辈及同辈文化人的交往,既富含文化史的细节,亦包藏着令人感慨的情谊和引人抚掌的趣味。

我极喜爱作者记写这些人事的笔墨,实到极致,亦朴到极致,其叙述从无虚化的渲染,而是一笔一笔实地描来,绝无半点夸夸其谈的意思。这也是先生的人品。而在这样的实录中,却饱含着敦厚的温情。作者回忆自己在事业和生活上得到师友的点滴帮助与提携,一点儿不掩饰当年身为生徒与后学的懵懂;言及对故人的遥想与感念,语辞简白至极,落笔却有千钧的分量。

任溶溶是经历过时世艰辛的作家,如果说他对这些年代的书写不自觉地承担了保存集体记忆的责任,那么从他的散文里,我们读到的首先不是艰难的生活本身,而是个体达观的人生见识、韧性的生命精神、幽默的生活智慧和淳朴的人文关怀如何穿越政治、权术以及困顿生活的迷障,在最日常的层面上固执于生活中被许多人遗忘了一些朴素道理。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他在干校和“文革”生活的失意中,仍从语言的探索里寻找到了有意义的寄托。面对特殊年代风云一时的庸俗政治批判和站队,同样“靠边站”的他为难关阿Q式的政治指责感到“实在丢脸”,他自己则毫不避讳向身边落魄的人传达友善之意。先生秉性温厚,遇事通达,面对人事的某些丑态,他不惯作尖刻凌厉的笔伐,只是如实叙述,却令人感到笔力的重量。譬如由全聚德吃烤鸭忆及店员的倨傲,谈到“北京向来以服务态度好著称……而‘文革’后有一个时期就变成了那个样子”,语态平和,然意味深长。

借着这些文字,作者也记下了许多微小却温暖的人生故事。譬如,“文革”期间,当落魄至“人人可以叱责”的“我”在菜场收集后的脏脏摊头抢时午睡时,“我”得到的不是驱逐,却是一位菜场老工人的好意提醒:“这个摊头有点潮湿,你会睡出毛病的。”再譬如战争年代,时为中学生的“我”与一位犹太老者在黄浦江畔的简短偶遇,相谈和彼此致意,成为了那个灰暗的时代艰难生活中一抹温暖的亮色。此外还有困难时期并非营业时间的西餐馆里,服务员



为我递上的那一杯热开水,以及北园酒家与两位陌生老华侨的怀旧畅谈,等等。“五记”之中,记游、记食、记趣的文字占去许多篇幅,看似只是好玩,却往往深藏这样人情之美。正是这样一些日常而真实的情感内容,使这些笔记散文读来有一种质朴浑厚的精神。读这样的文字,会深深感到我们天性中的友善、豁达与同情,才构成了人类历史和生命最坚实的质地。

“浮生”一词,暗含人浮于世的意思,宇宙之大,一己之渺,恰若芥尘,漂萍无定。生命借以抵抗这本能中的漂泊感与虚无感的首要之一,便是生之力量 and 欢愉。任先生的《浮生五记》,记流年,记故去,却无不充盈着积极的生的气象,未见一丝忆旧的颓唐。他对童年、青年和壮年的往昔充满感情,也热爱这一刻的生活,常会为个中乐事忍不住称道一声“太好了”。先生写这些文章时,已近90高龄,他有如此豁达而不倦的天性,真是一位天生的儿童文学家。

犹记得2006年秋天,任溶溶先生应邀赴金华参加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仪式过后,嘉宾们赴茶馆吃茶聊天。其时我因参与会务的工作,有幸相随并叨陪末座。此前已读过先生的许多翻译和童话作品,心中有万分的敬仰,待见到真人,却只感到亲切。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领略先生风趣的幽默和天真的童心,毕生难忘。我自己也从事一些儿童文学的翻译工作,读到先生散文中谈及翻译的见解,时有深切的感悟和灵光的启发。这于我而言,又是另外一种宝贵的学习了。

## 短讯

# 《少年成长的心灵镜像——

## 辽宁儿童文学论集》出版

日前,由赵郁秀任主编,宁珍志、王宁、薛涛任副主编的儿童文学评论集《少年成长的心灵镜像——辽宁儿童文学论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编撰本书的宗旨是:推出、扶植文学新人,打造青年评论家队伍。该评论集囊括了60多位国内外儿童文学专家、作家对辽宁“小虎队”青年作家群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及辽宁青年评论家、学者、专家对儿童文学面临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的分析和评论,共80余篇,计50余万字。

论文涉及了“根植东北文化沃土”的现象论、“把握成长的生命语态”的作家论、“凸现童年的五彩情怀”的作品论、“面朝世界的艺术永恒”的多向论等部分。论文集对被称之为“儿童文学重镇”的辽宁儿童文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扫描,比较清晰完整地勾勒出新时期以来辽宁儿童文学的基本特质、发展态势、艺术影响,以及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的研究。全书呈现出带有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全局与局部相结合的学术评论风格。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逐渐形成了一个“小虎队”青年作家群,而本书可称为辽宁“小虎队”青年评论家群登台亮相的起点。

(晓宁)

# “七彩云南·中国原创儿童文学金秋笔会”举办

近日,方卫平、周锐、彭懿、刘梅、冰波、殷健灵、王一梅、薛涛、萧袤、陈诗哥等来自全国八个省市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家云集春城昆明,参加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晨光出版社举办的,旨在“提升云南儿童文学,重塑云南儿童文学品牌”的“七彩云南·中国原创儿童文学金秋笔会”。

本次笔会自10月11日在昆明拉开帷幕,与会者从创作与出版等方面探讨了云南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了云南儿童文学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并为云南儿童文学的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活动中,大家先后赴云南西部各地区采风、考察、体验、记录,拍摄各地独特的民俗、民生等民族风情和生态文明建设,充分领略并享受云南无与伦比的人文及自然景观,捕捉诗意的云南故事,汲取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

很多作家评论家表示,第一次领略到云南西部是如此的美丽,这样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儿童文学注入清新质朴的质地和奇妙深邃的想象空间。上海作家周锐、彭懿、殷健灵,东北作家薛涛等纷纷表示已经构思好反映云南题材的儿童文学新作,准备奉献给这块神奇的土地。

(千山)

## 关注

天高云淡,菊黄蟹肥,金色的收获季节,迎来《儿童文学》杂志的50华诞。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历经风霜雨露的《儿童文学》已步入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的成熟期。

从《儿童文学》创刊之日起,我就是它的一个忠实读者。我不写诗歌、童话,也不写小说、报告文学,不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那我怎么会成为这本杂志的编委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和缘分。由于我上世纪50年代写过几篇多少有点影响的儿童文学评论,当我在80年代初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班子时,就分工我联系儿童文学工作了。正因为《儿童文学》杂志是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协共同创办的,中国作协一直关注、支持它的工作。这样,自然我就和它建立起如漆似胶的关系。1993年7月开始担任《儿童文学》编委;2009年不再当编委,又受聘担任顾问。

从1982年到2013年,30多个春秋,我作为中国作协分管儿童文学的负责人和刊物编委、顾问,都为《儿童文学》做了点什么呢?不能说是碌碌无为,但也乏善可陈,只是做了一些平平常常又不可或缺的事情。在这里,我还是愿意就记忆所及大致报一报几十年的流水账,让读者朋友更好地了解一个编委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为刊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的。

撰写文章宣传介绍刊物的成就和特色。  
《儿童文学》创刊30周年之际,我写了《〈儿童文学〉风华正茂》一文;创刊40周年时,我又写了《坚守与开拓》一文。欢庆新中国60华诞前夜,我写了《为突破百万的〈儿童文学〉喝彩》。在这些文章中,我赞扬刊物坚守文学的基本品质,形成清新、雅致、亲切、精粹的风格特色,富有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尊重少年儿童审美需求的读者意识。

参与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评奖,为推出文学新人略尽绵薄。  
多年来我参评《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奖、金近儿童文学奖、全国小学生作文大赛等评委会评委或顾问。每次评选我都认真阅读作品,参与讨论,按自己的鉴赏眼光和审美个性,负责地投下体现自己意愿的一票。我还用心为十大青年金作家奖获得者三三写了概括的评语,称赞他的少年小说叙事方式新颖别致,艺术格调温馨清丽。

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和创作问题的研讨。  
在《儿童文学》举办与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合办的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刘先平大自然探险系列作品研讨会、当代儿童诗歌座谈会、张牧笛作品讨论会、长篇作品深度交流会上我都发了言,讲述创作现状,分析作品的成败得失,并先后写出《体味“寻找”的苦与乐》《童诗现状漫议》《坚守率真与善良》等文章。在《老生常谈的真心话》一文中我寄语儿童文学作家:始终不渝地坚守文学的基本品质;着力于儿童心灵的发现与塑造;发挥更加丰沛的想象力;保持和发扬艺术的多样性、独创性;潜下心来写得更加从容些。

举办儿童文学讲习班,帮助青年作者提高思想、业务素质。  
我参加或主持了1997、1998年《儿童文学》社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儿童文学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两届儿童文学青年作家讲习班。在1997年的讲习班上我讲了一课,题目是:《儿童文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我在这堂课中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创作、评论、队伍建设的成就和不足,今后儿童文学的走向和发展前景作了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在1998年的讲习班上,我则希望青年作者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多练笔。

为提高刊物质量、改进编辑工作献计献策。  
每次参加编委会和编委新春聚会,或刊物主编、编辑来家访问,我都会就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对刊物的编辑方针、栏目设置、作者队伍、读者定位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供参考的建议。我和《儿童文学》历届主编金近、王一德、徐德霞等都是好朋友;无论什么话题,从中国作协参加刊物编委会的人选改到“一刊多版”后的内容分工、读者对象,都可以真诚、直率地交换意见。

关注小读者的心灵成长、精神需求。  
我不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没在《儿童文学》上发过什么作品。1996年刊物上开辟了“编委寄语”一栏,我写了一篇题为《迎接新世纪》的随笔。文中谈到少年朋友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新世纪时,我勉励他们要有一种进入倒计时的紧迫感;要有一种跑3000米障碍赛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劲头;还要有一股自觉营造美好精神家园的热情。这表达了我对跨世纪一代新人精神成长的热切期盼。

我不避王婆卖瓜之嫌,絮絮叨叨、不分巨细地叙说了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解剖一只麻雀,让少年朋友知道编委并非只挂名、不干事的。据我所知,编委会的其他成员,各自发挥优势,比我做得更好更多。

在这里,我还愿意让朋友们分享《儿童文学》赐予我的幸福。我为《儿童文学》杂志付出的心血、汗水很少,却得到珍贵、丰厚的回报。2011年夏秋之交,《儿童文学》《幼儿画报》和中国作协儿委会在刊物编辑部联合举行“束沛德先生80华诞暨儿童文学评论座谈会”。我一走进会场,真是宾至如归,感到特别亲切、温馨。会上,朋友们对我的为人、为文说了不少鼓励和赞扬的话。座谈会后,又在中小少总社的儿童阅读体验大世界举行热烈、欢乐、童趣盎然的庆祝生日活动,让我一直沉浸在真挚、友好、深情厚谊的氛围里。朋友们对我这个在儿童文学舞台跑龙套的角色所表达的挚爱和尊重,我是心领神会了。

欣逢50大庆的《儿童文学》年富力强,生气勃勃,正在放飞中国梦的大路上奋力奔跑。我这个年逾八旬的老兵,还会一如既往地、不遗余力地为它加油、鼓劲。

## 插画欣赏



下雨的城

# 儿童文学评论

·第341期·

